

《诗歌与历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诗歌与历史》

13位ISBN编号：9787542620699

10位ISBN编号：754262069X

出版时间：2005-04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作者：林国华

页数：25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诗歌与历史》

内容概要

《诗歌与历史：政治哲学的古典风格》无疑是一本独特的书，它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就是跨越时空，纵横驰骋，从古希腊到罗马帝国，从意大利中世纪到文艺复兴，从中国儒家传统直到当前最热门的利奥·施特劳斯，这一切都通过他活跃飞动的思绪，铸造成一片绚烂的思想园地，绽放着发人思考的小花。全书所取的文体是多样的，从目录上就可看出。有：读史笔记、讲稿简注、提示、掠影、导读、简释、细读，等等。这里的文章都十分短小精炼，极少陈言套语，却多有格言铭文式的韵味。例如“在希望终结的地方不再有虔敬；而虔敬终结的时刻也就是人再度野蛮的时刻了”。这些不都是让人联想起尼采和鲁迅的笔锋吗？

书籍目录

诗歌：哲学的政治

哲人的愤怒

——读史笔记

柏拉图的“叙拉古”与狄翁的“友谊”难题

——细读普鲁塔克《狄翁生平》与柏拉图《书信》

哲学朝“圣”的未完戏剧

——简释柏拉图《巴门尼德篇》的剧情

祈祷与立法

——论柏拉图的《法律篇》

埃涅阿斯的幻梦与帝国的自由技艺

——简注施特劳斯“德意志虚无主义”（1941）讲稿

立法诗与抒情诗（附录：朱振宇：“诗人与立法者”）

马基雅维里培植的现代奇葩

——《曼陀罗花》导读

格劳修斯与古典学述

《诗歌与历史》

精彩短评

- 1、林国华的学问功夫之深，无可置疑，然而成文偶有鼠首蛇尾之嫌，一个念头，纵横捭阖跨越而来，看似必有一番侃侃而谈的妙论，然而又总以“简注”、“简论”为由匆匆束手，意犹未尽都算不上。另外古典政治哲学一些比较模式化的思维方式也见于其笔端，动辄僭主与哲人相对、战争与和平相对、德行与失德相对，仿佛舍此二元对立的窠臼就别无他径，存在于意义的天空与虚无的大地之间命悬一线。有一篇文章真该受女权主义的痛批。
 - 2、有文采的政治,诗意生活并不难...
 - 3、本书是《古典立法诗》的前篇，节日裏讀完，不敢再胡說八道了，呵呵。
 - 4、good
 - 5、很有文采
 - 6、年轻人的真诚。
 - 7、原生态思想 古今东西之间自由穿梭； 脚注很多的书我一般都觉得不错!
 - 8、：
- D091/4962
- 9、美妙
 - 10、我觉得作者是自觉纳入西方对于文本的一套阐述系统，他论证的哲学、哲人、希腊、神话等，也是西方文化源头的片段式考古和注解，似乎是博学的，实际上却要警惕书写者自我的精神被各种引证所淡化。对我来说，就是记下了一些诸如“爱欲”、“悲剧过失”、“人法”之类的词汇（没办法，谁让我最近很缺乏看起来可以唬人的哲学词汇呢），但记着记着又担心起来，通过二二手之后的转达，我是不是也把自己给纳入了传自西方的那套现代语境和阐述系统？
 - 11、启发颇多，且不像近人文章罗里巴嗦
 - 12、有才华有见识，推荐阅读
 - 13、以前读的。虽然观点很模糊，但当作西方古典学读书笔记看，挺好
 - 14、似乎大多都是读书报告

1、作者林国华，用跋者乐黛云的话来说，是“一个在灵魂世界里漫游的人”。他的著述口吻严肃却不乏灵趣，知识广博让人无时不见哲思的闪光。对于如我般，对该谨慎学科完全没沾过水的旱鸭子而言，沉浸书中，是一种灵魂洗礼的享受过程。《诗歌与历史：政治哲学的古典风格》无疑是一本独特的书。它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就是跨越时空，纵横驰骋，从古希腊到罗马帝国，从意大利中世纪到文艺复兴，从中国儒家直到当前最热门的利奥·施特劳斯。这是一次思想的“绿野仙踪奇遇”，作者的文章短小精炼，极少陈言套语，却多有格言铭文式的韵味。例如：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什么东西最能深刻地表明人之为人的“人性”，那么那个东西就是诗人荷马曾经用以结束其特洛伊战争叙事的東西：葬礼。葬礼定义了人世的最后边界：神是不死的；兽是必死却死而不埋；只有人必死且必埋。再如：科西拉人的失误源于他们对一个基本的国际关系常识的无知：中立的基础是实力。换言之，只有强者才配谈论和寻求中立。希望必须以实力为根基。这些不都是让人联想起尼采和鲁迅锐意的笔锋吗？这部书的文体亦是多样的，单从目录上就可以看出。有：读史笔记、讲稿简注、提示、掠影、导读、简释、细读，等等。这部著作的名称是《诗歌与历史：政治哲学的古典风格》，在此，有必要阐释下“政治哲学”的典义。在古典风格下，哲学的最高目标是与政治联姻，以政治为手段实现自己所有已追求或正待追求的理想，在这个过程中，哲学不惜释放自己的暴力品性，甚至沾染上血腥的风味。然而，可悲的是，权力往往不是像柏拉图所期待的那样与哲学联姻，而是与诡辩家和煽动者的诽谤联姻。由于政治哲学的事情正是对“世事”之秩序的探究，则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历史”、“喜剧”和“悲剧”是“政治哲学”所能采用的三种自然书写形态。——只此三种，再无他途！如果说苏格拉底代表了“政治哲人”的最高状态，那么古代流传下来的有关苏格拉底的肖像的三种版本（色诺芬，阿里斯多芬，柏拉图）分别正是“历史的”“喜剧的”和“悲剧的”。因此，本书很大一部份篇目也正是立足于对苏格拉底，色诺芬，阿里斯多芬以及柏拉图等人的著作进行的个人读书理解，从而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作者自身的政治哲学的取向，虽然这些皆有关古典，但亦皆为当今的治世提供了某种方向和观点。下面，再对本书的三个主题词：“诗歌”“历史”“政治哲学”的另一个关键词“诗歌”作一翻解读。以前大抵认为诗人总是属于感情泛滥之类，凡事都可以呻吟两三，不痛不痒地感叹下人世浮华，是小资情调的饭后闲品。蓦然发现，自己的观点是多么的片面与肤浅——“史家与诗人的差异是这样的：前者叙述那已经发生的，后者叙述那可能发生的。因此，与历史相比，诗歌更具哲性，其地位更肃穆。”（题头之二——亚里士多德语）。学者既将诗歌的地位拔高若此——质朴，富含内蕴；这是自己的狭小视野远无力企及的，正如“你见诗歌如此，料诗歌见你应如是”，身负历史使命的诗歌或许根本无意于我等井底之蛙澄清面貌。在此重新仰视诗者，并对其肃穆的地位予以敬礼。这是初读本书开篇时产生的感想，本以为这种颠覆的认知全由自己的无知带来，但是在一步步逐渐深入的阅读中，作者的缓缓道来使我对自己的无知有了稍些的宽纵。因为自己对当今诗人粗鄙的认知与诗歌当下自身的发展亦有某种关联。作者谈到，所谓“古典诗人”，是一群与现代人所理想的“现代诗人”迥然有别的人。他们的任务不是把生活涂成梦境，不是把事实变成虚构；恰恰相反，古代诗人大都致力于剥落生活的花饰，把事实昭示于世人。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古代诗歌”之所以具有素朴、冷峻、愤怒、严酷、果断、崇高等品质的根本原因。与“古代诗人”一览山小的粗朴大度相比，是后世文化诗人一味偏求的精致和深刻。而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如果丧失了大度，深刻无往不堕落成尖刻。这本书以一种学者著述的态度向我缓缓道来“政治哲学”这一全新的学术概念，虽是以学究的口吻，但并不晦涩生僻，反倒因为其全新的理解力及阐述力，而发人深省。使人恍若坠入思辨大流，随作者的思路一路沉浮起荡，洗涤着人世的杂点。看到《柏拉图的“叙拉古”与狄翁的“友谊”难题》章节，颇感震惊。狄翁（Dion）是哲人柏拉图最优秀的弟子，也是叙拉古城的政治家和解放者。勇敢、节制、正义、大度，但后来由于某种过度的道德愧疚感，自愿束手被恶人刺杀，死后没有朋友为其复仇。……“弑僭”似乎在最高程度上体现了哲学的政治爱欲和政治本性。“弑僭”彰显了哲学的暴力品质，彰显了哲学与血的亲缘关系。……和众多“前苏格拉底”自然哲人同伴一样，柏拉图的叙拉古之旅，预告了后世马克思的激烈和坦白：哲学的事情不仅仅是解释世界，更要改变世界。作者出色的认知，在书中俯拾即是，让人无时不涌现收获思维珍粒的喜悦。譬如作者所摘：“任何作品，当作者完全隐身的时候，就成了戏剧。”——《理想国》。对戏剧如此下定义，让人看到哲思的闪光。作者只是隐身，而没有消失，他的言行及思想则由戏剧中虚构的人物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否进一步这样理解：戏剧实质是作者隐身的独白。一再的沉思中，似乎有所顿悟：正是因为自小

《诗歌与历史》

接受的被认为理所当然的社会化灌输，使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也惰于对其正确性的质疑。这是一个悲哀，并不是悲哀我们对某些事物的错误理解，而是悲哀由这种惰性带来的民族性惰性。譬如上述章节，就再次颠覆自己的认知。一向羸弱的哲人，竟与残酷血腥的政治同根生，哲学细长的血管里竟也流着政治粗犷奔放的血液，并试图控制它，以此来改变世界。这乍看下，多么荒诞不经的命题，在作者广博的著述中却坚韧地诞生出顽强的生命力，并且理所当然地改变着我们幼稚的看法。书中众多学术性的看法，用在当下，仍有其广泛的实用价值。古人先贤用其醒世的智慧为我们早早地就拨开了凡俗的迷雾，只是我们依旧缺乏慧根，始终只是雾里看花。譬如书中摘引希腊智者希比亚（Hippias）说过：“‘诽谤’（diabolia）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因为人们不可能像颁布法律制裁盗窃者一样去颁布法律制裁诽谤者，但诽谤者是最无耻最危险的盗窃者，他们盗窃了世上最珍贵的财宝——友谊。”先哲对诽谤者的定义，一语中的。只是后世的我们用了千年的时间才追上智者的脚步，得出“防君子，不防小人”的结论，并且最终立法像制裁盗窃者一样去制裁诽谤者，用先哲认为做不到的形式完成我们对先哲的追随。作者对诸多文学作品的阅读和考察，深刻而富有见的。一些在俗世的我们看来习以为常，并且根深蒂固的概念，在他那里都得到了翻天覆地，深刻锐意的改变。譬如，作者谈到：敌意总是与友谊紧密共生。虽然这个观点在现代的处世学中略有介绍，在励志类作品中也有出现，但总感觉是现代入几经沧海桑田后得出的顿悟。不曾想，这个观点早在普鲁塔克、柏拉图时代就已引为典据。普鲁塔克在他佚失的《灵魂论》第一卷记载了一个叫“吉隆”的老人说过的一句话。当他听到有人自夸自己没有敌人的时候，老人问他：“那么你有朋友吗？”这句话简略而意味深刻。大凡伟大的人物，其一个基本特征在于，他身旁总有一群虎视眈眈的敌人。“敌人”一词不能用“仇人”替代。仇人的产生多为私人恩怨，所涉及到的多为当事人的品性问题；而敌人的产生多为某种立场，公共利益（某一部份人的共同利益，在此暂解释为公共利益）。因为立场不同，而双方不能相容，这一般不涉及个人品性，所以其产生总是会有一种高于个人的，英雄式的悲剧意义。没有敌人，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一个人的退缩以及中立，注定了他永远不可能立于历史的浪头，也就永远不可能成就他自己和他人的辉煌。这样素朴的道理，用于普通人的处事原则中，亦为我们指引了某种方向。我们的选择与处事往往不能做到八面玲珑。只要还有人赞同，哪怕只有一个人，我们的选择也是有价值的。处处逢迎的想法只能塑造平庸无绩的人，而他们则一定会在人生的终点后悔，因为他们的模棱两可，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活出过自己。由于自己知识的浅陋，对这本著作的认识始终是局限，单薄的。书中的精华还有待更多独具慧眼的寻者去挖掘。在此做简终。

章节试读

1、《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220页

人类在人类文明体内部的所有行为（包括战争与和平）都是一种出自人类自己的行为，因而都是文明，所以同和平一样，战争也是文明，它不会使文明毁灭，它反而体现着文明。

2、《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100页

我想，之所以对时间如此入迷，该是源于古人的“自然视野”。只是倒了基督教的中古时代，由于神意秩序的笼罩，自然视野也就渐渐丧失了，对“时间”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异……耶稣基督从一个所谓的神意秩序里突入自然人世，自然的轮回因此断裂，“起点”和“终点”的观念也就有了，古代的“环”被拉成一条直“线”，后世所谓“末世论”“进步论”“反动的浪漫派”“历史主义论”“现代性”“后现代性”等等都是在这条“线”上的“神义论”。

3、《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220页

我相信人类的文明如果有毁灭的那一天，那也一定不会会在人类自己手里，因为人类文明属于宇宙整体秩序，它完全是这个整体中的一个偶然事件。人类文明之发生来自偶然，其毁灭也同样会因为偶然。

太过乐观的定论了。我反而认为，人类的毁灭很有可能就是出于自身。这中毁灭的可能性要远大于偶然的自然灾害事件。——尤其是在我们科学这么发达的今天，科学越来越可以预避自然的各种偶然，但它预测不到自身的必然。

4、《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242页

18世纪一位蒙古史家居然把这个意思说得明白：“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他的起源，那他就像是一只发了疯的猴子。如果他不知道他伟大家族的族谱，他就是一条大怪龙。如果他不知道他高贵的父亲和祖父的嘉言懿行，那他就给他的后代准备了悲哀，把他们抛进了漆黑一团的世界。”

5、《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170页

苏格拉底曾经酒后狂舞。《回忆苏格拉底》

6、《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116页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塑造了作为“现代人”的理性“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与中世纪的“宗教徒”（homo religious）构成紧张。

7、《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150页

在希望终结的地方不再有虔敬；而虔敬终结的时刻也就是人再度野蛮的时刻了。

……
葬礼定义了人世的最后边界：……“人”（humanus）和“黄土”（humus）“掩埋”（humare）以及“该埋的”（humandus）共属同一个字源。

8、《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119页

《诗歌与历史》

在最根本意义上，“悲剧”所体现的似乎不是自由，而是深刻的精神奴役，自由的精神是一种“喜剧”一样的精神，是海洋深处的托马斯·莫尔略带戏虐的“乌托邦”，而不是远离还港的柏拉图肃穆的“理想国”（柏拉图的“理想国”远离还港，然而苏格拉底关于“理想国”的谈话却恰恰发生在海港，这个矛盾意味着什么呢？）。这也许就是我们为什么跟从神圣的荷马与柏拉图，把“政治”称为悲剧，把“哲学”称为喜剧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哲学在现代——由孤单个体与全能神意单独晤对所保证的如海洋一样自由的、去魅的现代——不可能再重复苏格拉底在雅典老城邦里的命运的原因。——并不是哲学在现代变成了“现代哲学”，而是哲学在现代担当了不同于古代的“现代任务”：不是在神意冥昧的“暗夜”里等待和守望，而是在孤独自由的“荒岛”上耕耘劳作。

9、《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128页

自由高于德性。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说，人由于有德而自由，最高的自由乃是哲学；对卢梭来说，人由于自由而有德，德性只是一个卑女，她为乐人的自存而操劳。

10、《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113页

古代诗人用优雅的言辞鼓荡了一股强悍的“现实主义”情感防潮，在这股风潮之下，诞生了另外一种人，就是“史家”，他们出于诗歌，同样被缪斯神所眷顾，但比诗人更强悍、更冷峻、更贴近大地、更排斥任何意义上的“先验”幻相、甚至不惜怀疑用以承载其思考本身的言辞（修昔底德尤其如此）。

11、《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245页

从马基雅维利到霍布斯乃至luuo，西方近代为了将人事或者说政治从中古的彼岸抢回来曾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这个问题本来基本上是不存在的，至少也不是一个眼中的问题。

.....
触动人的灵魂是容易的，触动人的肉体是难的。.....在其中，“历史”是它的根基，因为人的肉体深嵌在历史中；“修辞”则是它的塑形技艺，因为修辞探达人的灵魂。

.....
阿维罗伊这样说过：“人在此世的生活不能没有政治的技艺；而在彼世的生活方式少不了沉思的德性”。

12、《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204页

男人生就属于战争——为被辱的妻子而战、为待哺的儿女而战。这就是古人朴素的人生。

13、《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69页

城邦的政体具有悲剧的性格（817a - b），悲剧诗人因而是立法者潜在的对手，因为法律（nomoi）来源于歌（nomoi）（799e）

14、《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153页

两百年前大立法者梭伦创立的民主政体似乎蜕变成了最糟糕的政体形态：乱民之治。整个国家陷入在修昔底德看来比“外侮”更可耻的“内争”之中。“内争”，这被所有经典政治思想家视为政治共同体的痼疾的东西，在16世纪被“胡革诺”宗派内战折磨得苦不堪言的大法学家博丹眼里正是国家的“致死瘟疫”（pestitentia capitalis）

15、《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130页

在《契约论》的整个论证过程中，卢梭列举了八种“幸福”。（1）由沉思所得来的幸福（1.序言。3）；（2）政治状态里的幸福（1.8，2.4.5，2.10.9）；（3）立法者的幸福（2.7.1）；（4）斯巴达人的幸福（2.7.1注释）；（5）罗马人的幸福（2.7.6）；（6）猎渔人的幸福（2.11.4）；（7）淳朴农人的幸福（4.1.1）；（8）正义者的幸福（4.8.33）

16、《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20页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真正严肃的人在真正严肃的事情上面从来不立文字的原因，以免它们成为公众的嫉妒与愚蠢的牺牲品。因此，我们的结论只有一句话：当我们看到某一个人的文字书写时，不管它是立法者的律条，还是别的任何形式的什么东西，它们都不是这个人最严肃的工作。（《第七封信》344c）”

17、《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32页

注释一：马基雅维利在其《李维史论》中，只提到柏拉图一次，而且，柏拉图是作为共和阴谋的教唆者出现的。……

18、《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5页

战争似一个严酷的老师——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志》卷三，“科西拉革命”一节）

19、《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187页

“正义”是弱者的习俗性的武力（conventional might），而“武力”则是强者的自然性的正义（natural right）

20、《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180页

“希望”和“言辞”二者紧密勾连。……

希望并不是一个好东西。根据诗人们的意见，它是诸神为人类打造的不详礼物，是留在潘多拉盒子里最后的恶。

21、《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107页

马基雅维利用“历史的”“喜剧的”“悲剧的”来概括自己的一生而这正对应了苏格拉底被后世纪录的方式：色诺芬、阿里斯多芬、柏拉图

22、《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179页

……“希望”（elpis）已经深深地嵌进了不幸的人世，而“流言”（pHEME）也遍布大地，并覆盖了海洋。

23、《诗歌与历史》的笔记-第224页

临终前的马基雅维利在病床前向他的密友讲述了他的梦。在梦中，他遇到一群衣衫褴褛的人，他们面色阴郁枯涩。他问他们是谁，他们回答说：“我们是蒙福的圣徒，我们正走向天堂”。接着他又遇见另外一群人，峨冠博带、高贵肃穆，他们认真执着地谈说着重要的治国之道。在这群人当中，马

《诗歌与历史》

基雅维利认出了那些就政治问题而撰就了伟大著作的古代哲人和历史家，其中有塔西佗、普罗塔克以及柏拉图。他问他们到哪里去，他们回答说：“我们已被诅咒，正赶往地狱。”马基雅维利对守在病床前的友人说，他在地狱中将会比在天堂里感到“更加幸福”：在天堂里，他只能和那些忧郁的省图们呆在一起空耗闲长的年月，而在地狱中， he 可以和伟大的古人单独晤对，探索地上的治国之道。

似乎人间总会有两条路让我们选择：一条顺利而单调，另一条艰难却丰富。

《诗歌与历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